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明儒學案

(九)

黃宗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775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二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儒學案

(九)

黃宗羲著

國學基本叢書

010775

# 明儒學案

## 卷四十四

### 諸儒學案上二

####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大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獄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愍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入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

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曰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卽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爲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有。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還一善。得一能。還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

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道。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遠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遠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纒觸。卽動而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離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

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撥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卷四十五

諸儒學案上三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勦



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右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鸞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

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卻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盜銓曹，汙盡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關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行。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為至，則為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即體，事即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而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卻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

○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汨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卽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卽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卽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卽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卽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不同。○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解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之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

意歟。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輟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嶄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甯學聖人而未至。

##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梟。諫上元煙火。杖闕。

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起吏部。乞休。家宰尹文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本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尙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笞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孫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逼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

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餽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尊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尙有贏俸。卽爲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秦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顯我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卽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爲思慮。發之於身。爲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爲父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

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得。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鍊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爲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詁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關。不可得也。暇關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



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莊景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尙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洛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取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卻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願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崖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

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爲徒受矣。○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麤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爲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豁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理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其於心。渾然無爲。及其有言。則孰爲陰。孰爲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其於心。渾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爲性。孰爲道。孰爲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

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爲謬，亦不以余言爲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熙林光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詆陳爲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爲我兼愛虛無寂滅，蓋足關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吊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臆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張元楨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

林爲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曰。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疎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旣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宴駕。爲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歧者。別出一頭地矣。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蕭宜翀蚤游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緇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旣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卽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爲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冊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囹圄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窺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

詳致謹。反謂得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嗤簡策爲糟粕。卒至顛替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踐踐。不差異。不高遠。不龐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踐踐。差異。或務爲高遠。龐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天理漸以混矣。○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混。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邱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倖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

豈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憊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船奄章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元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買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獲猊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邢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駿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證，駿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楨殮以疏綵，或咎其薄，元楨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駿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殞，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微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駿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也。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上四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入長秦山中。從進士唐秦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

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探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闕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楨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遷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澗。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爲金柅。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菴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變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點。自十六而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



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卽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探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華傳之禹。禹以是禘一傳之湯。湯以是日。麟傳之文。緝熙武成。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

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真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等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

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麗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釋到八九分。則一二分釋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釋。則其所釋者八九分。皆其麗者耳。得其麗。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釋。則物物皆不能釋。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麗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周公輔。○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

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同上。○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卽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叔邱。○蔡九峯之學未得爲醇。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玄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上。○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辨。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勳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廣東。以詩書變其俗。士官陶氏遣子從學。卽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瑄誅。更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常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

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爲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琴瀨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蚤年卽有求道之志。與白沙賢聞爲友。與醫聞詩云。黃門僊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珙學易。

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倣蔡京召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微。又辨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語要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盡矣。○最要靜。愈靜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

足無所措。前輩云：皁髮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不可擇術哉！使皁髮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欄柄皆在靜上。○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飾字以相爲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替亂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

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擾若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爲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使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概以六經爲吾心註腳。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闢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爲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爲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驚。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讀蜀卓存稿私記。

###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  
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聖賢雖  
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  
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威人  
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  
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毋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蹂  
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  
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可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  
我而已矣。○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  
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虛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  
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  
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  
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尙敬  
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目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  
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  
百病自遞。○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

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在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澄其心於淵壑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噴。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

有祭無筮。上以其孝行特給之。蕺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常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南山素言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矣。○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閒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疎。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

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間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尙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

喜怒哀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心即在此事在此心即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即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即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爲動動而內照深沈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即是敬天蓋天即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一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尙書改入禮部丁

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鼓搦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敍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膠轕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

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噤齟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卽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



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

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繁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即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

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

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覺塵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卽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卽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蓋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得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

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死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

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

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復夫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

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卻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常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我誤者也。○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又云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卽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



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卽無性。除卻性卽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卽爲合理。是卽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卽主。則其得此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願可舉一而廢百耶。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卽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卻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瞞肝。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瞞肝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樞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樞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瞞肝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改葬墓碑。并合要

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反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詩云。鑄羅一方金針誰掇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別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願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王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卽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卽氣卽理皆然。○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爲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

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癯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爲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爲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噉。所以能噉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

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焉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邪。○因閱慈湖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一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卻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三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爲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攢。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

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 論學書

吾人有此身，與萬物之爲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物格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

君是一物。謂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卽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雜出而常危也。旣是人心。動靜如此。卽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相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

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卽斯義也。答黃焉溪。○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知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以下答歐陽少司成。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卽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卽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卽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卽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則卽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卽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



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卽自頂至踵，豈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樞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 讀佛書辨抽因知記中辨佛書者另爲一跋

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誕，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通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法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自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

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之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點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真是玄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雜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楞嚴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又云。界說有三種識。廣識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實相不滅。非自真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

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習見轉變。名爲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染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爲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現前一念爲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卽真。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者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

注云。根塵及我和合。因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不生。不滅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爲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卽如來清淨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與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爲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惟無垢。畢竟清潔。注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迴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注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虧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識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傳相應生利。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起斷滅。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

注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登涅槃矣。真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卽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真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下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各爲涅槃。

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慮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衡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卽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達摩告梁武帝。

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始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

天地也。湛然虛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生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章義。無甚異同。所當辨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天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



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大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考其言。此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又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偏伎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寤。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道。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自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鶻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鶻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鶻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鶻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鶻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鄭尙明曰。你只今這說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

徒曰四大身不說法聽法。虛空不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杲嘗會夫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腳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耳。

## 卷四十八

## 諸儒學案中二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尙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亘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歧心性而二之。猶之歧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梈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尙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澹齋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卽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爲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卽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爲體。而後可言其爲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卽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爲言。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爲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斂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

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寐寤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爲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

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卽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心性情說。○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卽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巨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卽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二條同。○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大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精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入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

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一原。○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易說下二條同。○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精神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卽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卽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己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汨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人之爲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朱子或問。○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所謂在天爲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爲性。所謂在人爲性也。循性而出。散爲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



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卻。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

爲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大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子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爲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則心亦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爲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卽其旨也。○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

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卽是有事，勿助卽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卽其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仁，粵。○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學說下六條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卽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卽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

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卽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卽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靈用說。○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細縷糅錯相象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爲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聖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爲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格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卽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己者。謂命。而感之體。卽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歷家以日月星辰爲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爲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讀程語。○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爲己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性。蓋關佛老而爲言也。雜學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者爲體。則立言者之過也。○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卻緣何用心。相彼蓋自以爲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瞑目前。明明有先視。以下論性。○治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釋言理是障。錯認此理字。理卽是吾心。無生亦無死。○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天無外。○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戒懼一生心。卽此是慎獨。物欲邊將萌。乃是

敬未足。○閑邪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此理最爲約。但恐不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有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卽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卽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卻入井欄坐。○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壞。○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顯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地。存心卽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浸透。○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鉞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甯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尙書。諡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

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腳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甯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 士翼

造化流行。明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涼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洌。夏過炎。則秋冒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與竊見孔經之在世。猶平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卽事也。事卽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亡靜。猶靜之不能亡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亡事。勿生妄念。勿從墮容。動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難以求靜。靜而雜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真空真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卽理也。然乎。曰。然。性者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

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別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卽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卽其喜笑慕念。謂之愛。卽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卽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道。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繫辭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心灰存。花色落而朽在。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質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旣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卽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後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節。故博非顏子之文。則約非夫子之道。○亡氣外之形。亡神外之質。亡理外之神。亡命外之理。亡心外之命。亡意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圍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



端附會之曰道卽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卽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雜。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爲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卽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卽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興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爲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誅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如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爲靈言。以譏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爲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遠磨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卽空。

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舉達，萬有並作，本體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蘚之生，冬冽地拆，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爲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皆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即田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儆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問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乘彘於何地耶。

松廳寤言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目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

志也何居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清。其游謝之罪歟。鮑氏而下無讓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中三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何塘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贈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塘。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堂。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

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常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

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執善執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求，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

## 語錄

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塗

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先之論。正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鄒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略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迺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敍。○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一章。○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二章。○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

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爲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三章。○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四章。○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太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小大。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五章。○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六章。○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七章。○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八章。○或曰。周子之大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迺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九章。○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十章。○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



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章○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迺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章○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爲六三。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震爲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儀其位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十三

##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以伏羲之

橫圖墜起

觀之則造

化在目中

矣此易之

太極圖也



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為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為先人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為太極，分言之則為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為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

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一章。○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尙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二章。○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爲陰所滯也。高山之巔。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爲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爲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適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爲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爲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爲澤。蓋停水與流行無異。而水之化爲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三章。○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爲火所煨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爲。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四章。○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卽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爲陰陽。則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地水。依舊爲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爲也。其血肉之形。則

皆地水之形所爲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五章。○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六章。○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精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爲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七章。○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爲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八章。

###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柏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卻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柏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

蒸摩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皆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尙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真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略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卽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陰陽卽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

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牝牡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邳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恆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况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土卽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

木溫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柏齋曰。土卽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卽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霓。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冰乎水乎。使始於冰。雖謂冰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冰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冰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冰。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

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謂己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科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慎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靈，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實而成，非虛無杳冥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柏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噴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之權，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



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益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執己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常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己。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葛藟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况大賢乎。謂人不及己。執所見而不易。此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乎。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靈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崇人。若夫罔兩罔象山魃水驪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爲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梏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

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得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官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與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迹。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

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魂爲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尙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辨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柏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可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柏齋酷嗜仙佛。受

病之源矣。○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柏齋私居。○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竊以爲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子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冤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柏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

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子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尙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卽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悞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論其餘矣。○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後坤發育。羣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卽爲己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

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柏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辨之。

14135



9  
75

學